

王定国 著



谁在  
暗中  
眨眼睛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定国作品

，



谁在  
暗中  
眨眼睛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在暗中眨眼睛 / 王定国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47-5648-8

I. ①谁…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5428号

本书版权经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5-106号

书 名	谁在暗中眨眼睛
作 者	王定国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原文出版	印刻文学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49千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648-8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我敬重文字如同遵守品格，  
我轻名淡利宁为社会孤人。

带着阴影、被阴影带着的  
台湾人

杨照

王定国其人其作，在这个时代，令人无可逃避地反映了台湾文学最悲哀的矛盾。

从一个角度看，以他的年纪、以他的资历，尤其是以他这些年在商场上累积的财富，他没有理由要写小说。然而，换从另一个角度看，以他的年纪、以他的资历，尤其是以他这些年来在商场上累积的财富，他具备了再完整不过的写小说的条件，不是吗？

用前面的角度看，依照世俗标准衡量，写小说不能带给这个时候的王定国任何东西。他不是个“文青”，不需要摸索自己是不是要走上文艺追求的这条路，小说写得再好，在文学艺术成就

上获得再高的肯定，都不可能提升他既有的社会地位，就更不要说稿费、版税，甚至奖金可能带来的物质酬劳了，和他的财富、和房地产开发销售能得到的相比，那真是杯水车薪。

但换从后面一种角度看，以文学创作的标准衡量，王定国的人生已经获得了充分经济保障，再也不需为稻粱谋，可以自由开阔地挥洒。从在法院当书记官，到转行入房地产，他经历过那么多、看过更多，还有，他至今保有年轻时锻炼出来的一支笔，可以娴熟地运用文字、铺排情节、刻画人物，这种人不写小说，那谁该来写小说呢？

然而事实是，我们只有一个王定国，这项事实再明确不过了，在台湾，文学创作的标准如何卑微、而现实的标准相对何等强大，我们还需意外台湾文学创作一直走着歪斜、扭曲的路吗？

台湾文学只能在非现实的领域绽放异彩。当代小说中有着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奇想，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文字表演，那是成就，但那是太过于朝向耽溺妄想偏斜的成就，那是缺乏现实感的成就。

我不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教义派，绝非如此，但在我的文学阅读中，我始终渴望比较多元、分散的刺激与感动来源。我可以欣赏想象力的纵放，但那不是文学的全部，毕竟还是有很重要的一块文学价值，来自现实，来自对于现实的感动。

但现实如此艰难，或说，以文字探入现实的多元多样，如此

艰难。日常中我们能接触到的现实，人、事、地、物，看起来多么类似、多么不起眼，成长、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要教会人如何隐藏，甚至取消所有看起来不正常的行为和情绪，变得和别人都一样。围绕着我们的现实，是漂白、消毒过的现实，是单一层面会让人打呵欠的现实。

但是不管现实再怎么被漂白、消毒，日常生活中却总一定有灵光乍现的某些时刻，或惊骇或哀伤或振奋或背脊发凉地，我们意识到有些无法被漂白、被消毒的黑暗与瑰丽，在现实的表面之下跳着、晃着、挣扎着。

小说的功能，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不就是借由虚构之笔，去挖开那现实表面，将底下跳着、晃着、挣扎着的摄照出来吗？小说赋予作者那么大的虚构权力，读者愿意认真看待他们所虚构的，不就是因为 we 毕竟不愿意天真地接受这无趣的现实表面，本能地想要定睛看到、感受到底下那没有死灭的跳着、晃着、挣扎着的什么吗？

王定国把我们带回到现代小说之初始处，还原小说这份现在经常被遗忘了的功能——睁开眼睛认知看似平凡的现实底下，藏着一点都不平凡的复杂遭遇与感情。

王定国的小说，写的是人，尤其是在台湾活着的人，如何难以承受不平凡的遭遇与感情，如何将不平凡的遭遇与感情压抑为阴影，让自己还原为一副平凡的面容。即便那不平凡是喜、是

乐、是成功，总是倏忽变质而成为不堪的负担，逼着他笔下的主角只能将之埋藏起来，藏成一片记忆的阴影。

每一个人，于是都是带着阴影的人，或更精确地说，都是被阴影带着的人。阴影之所以为阴影，之所以只能被埋藏而不能干脆地抛弃，因为阴影中有着人仅有的不平凡，通常是不平凡的、失格的爱，有过但怯懦地逃开了的理想，为了一时方便而抛弃了的爱人，终日萦怀却突然遗忘的梦与追求，当然，还有，残酷的背叛与被背叛。

阴影不会消逝，吊诡地，因为被阴影带着的生命，离不开阴影。他们努力地埋藏阴影，只为了未来时空中不可测的一刻，阴影会复仇般的浮上来，如老鹰抓小鸡般将人腾空抓起；也为了未来时空中不可测的一刻，当沉入对于生命最虚无的怀疑时，必须自虐地将阴影挖掘出来，才能证明自己真实活过。

一篇篇的短篇，写了一段段的埋藏与挖掘。王定国笔下，没有一个真正心安理得、理直气壮活着的人。虽然他对于台湾社会没有我们一般熟悉的那种批判腔口，然而我们在他小说中读到了一种无可怀疑的地域性，是的，这些都是台湾人，这些都是会发生在台湾的事，因而读完小说集，我们不得不忧伤地反省：由这些不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人组成的社会，是怎样一个社会？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历史，制造了那么多带着阴影、被阴影带着的人呢？



# 目 录

推荐序：带着阴影、被阴影带着的台湾人 / 杨照 ··· 001

素面相见 ··· 1
有染 ··· 9
素人 ··· 17
蝴蝶 ··· 25
六月下午的家 ··· 33
本垒 ··· 41
逆草 ··· 49
妖精 ··· 57
春子 ··· 65
出境 ··· 73
断层 ··· 81

女汤	· · ·	89
小妇人	· · ·	97
无曲	· · ·	105
买	· · ·	115
独身	· · ·	125
深秋	· · ·	135
细枝	· · ·	145
扶桑花	· · ·	155
飞机	· · ·	165
暮迟	· · ·	177
老样子	· · ·	189
妹妹	· · ·	201
机要情人	· · ·	213
雨中的母亲	· · ·	227

后记 我想说却说不出	· · ·	243
------------	-------	-----

三十五岁，再慢就不想婚了，最后一次的相亲。

花园咖啡，长沙发的窗边，时间地点由她敲定，闲杂人等不可跟随。对方只能来或不来，她不愿再像以前愧疚地给人盯着看，连呼吸都有困难。

母亲应该欣慰了，女儿走出来了。别人晚婚都没事，唯独她不行，一家三个人吃饭，大眼瞪小眼，彼此心里都清楚，无非就是长相作怪，自己要是长得漂亮，不会每次吃到一半就去洗碗。

很早以前她就不喜欢跟着母亲出门了。母亲连生气都好看，蹙着眉头催她快走，那四十岁的样子就是很美，不知情的路人甚至都会赞赏，以为一个慈悲的贵妇带着灾区小孩逛街。

长相成为她的困扰，应该是有一次陪母亲买豆浆。明明是母亲点这点那，还亲自付钱，那老板包起来的烧饼油条偏偏就是塞给她，毫不考虑她静静站着也是个客人，一看就料定了她苦旱的外佣这张脸。

自然每次对镜时，难免又生起疑心，是养女吧，才找不出他们的遗传，可是两夫妻当初既然决定物色女婴，手气未免也太差了。

父亲较少被她闹过情绪，困顿的事业让他成为幸运局外人，只有三十岁生日那天晚上，突然不想饶过他，当着那几根惶恐的蜡烛，她终于打破沉默：“坦白说啦，你们男人看得最准，你说我是不是很美？”

老爸真是笨拙呀，她从跳晃的烛光里发觉他呼吸急促，喉咙塞满了悲伤，一个简单问题竟然把他折磨成这样，可见她给这个家带来多少麻烦。

父亲当然是尽力了，他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词，回答得非常放心。

“不美。”他敬畏地说。

这简短的一句话她记到现在，每次想起来都忍不住笑出泪水。

几分钟后就要出现的男人，不知道又要带来多么异样的眼光。

丑吗？漂亮吗？难道没有其他的吗？

如果对方刻意迟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有些人的眼睛就是大到可以用来藐视，她却只能分到一条缝，用力睁开仿佛还在假寐中；上唇同样短小，大笑就翻出牙龈，不笑有点吃风，干脆闭起来的时候却像哭，根本就是无话可说的嘴型。

不美。真是难为他了。蛋糕吃完的那天深夜，忽然听到幽暗的厅间咚的一声传来，找了许久才发现墙角的水瓶掉了一朵花。没什么稀奇，却又不知什么缘故，那平常嫌它庸俗过时的夜来香，竟在一瞬间把她弄哭了。

进来了。男人停在柜台说话，随着服务生的指引望过来。以前也有相似的画面，望过来之后却溜到了别桌，拿着一本过期杂志久久忘了翻开。

这个看起来比较正派，黄衬衫系着白领带，还夹着两杠别针呢，走来的样子却像电影里的苏联克格勃，脸上的线条冷峻僵硬，防着过道上的客人忽然跳起来狙杀似的。

他来到桌边站着，横着手按住了外套下摆，然后停在恭谨的欠身中。坦白说，相亲过四次，还没来过这么体面的男人，毕竟是透过某某的某某介绍的朋友，应该已经打翻了各种关系的亲疏，也清除了口耳相传的恶毒，才有这样的温情配对。否则龙归

龙，鼠归鼠，一个不美的女人站在龙鼠之间两头顾盼，最终还是要被人世间的无情归类到鼠辈那边。

正庆幸她的世界还有这号人物，却听见他说：“你知道黑格尔吗？”

说的应该是黑木耳。你知道黑木耳吗？

没想到他是认真的，英文也用上了，听来说成了黑 gay 呢。

而且谈到了班雅明<sup>[1]</sup>，“我一直在研读这两个不同世纪的哲学家，交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了。”

接着竟然还有下文，卡夫卡啦，乔哀思<sup>[2]</sup>啦，什么艾略特啦……都来了，说得满口流利，文学大师的名单竟然一脉相传地撂出来。

幸好沙发够软，她喘口气瘫进了深靠背，但又觉得不能不理他。

“你说的如果是电影，那我知道啦，《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对不对？”

果然把他打断了，他的频道立即出现了噪声，一时再也没有话题。

如果丑是一种残缺，书呆子也很讨人厌呀。

---

[1] 即本雅明。——本文注释均为编者著。

[2] 即乔伊斯。

两天后，一个自称妹妹的女孩打了电话来。

“我哥哥没谈过恋爱，不会说话又容易紧张，真对不起啦。”

怎么说都好，这是相亲以来，一万年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回音。

“他听说你很喜欢看书，但是你却故意把班雅明说成班杰明，回来后一直难过。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参观书房吗？他想证明并没有临时恶补。”

又是书。哪一天她不看书。以前别人溜着短裙到处野，她寂寞的眼缝只能瞄着白纸黑字发呆；整个大学四年，图书馆外仿佛天天下着雨，她哪里都没去，十九世纪的哲学噢，读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相亲。

原来还有人和她一样，躲在这样的困境里。

她忽然心疼起来，毫不考虑就答应了。

还想了很久，要不要给他见面礼，否则这样的脸是多么无礼。

两扇铁格栅，一个小花园。妹妹雀跃地领着她进屋，把她哥哥从书房叫出来，门一打开，音乐跟在后面，整间屋子突兀地流泻着舒伯特的哀伤。

他想要握手却又放下，憨憨地侧身引导着书房的走向。她故意不看一眼，转身坐进客厅，从袋子里取出了一个小盒子，自语着说：“坐在这里聊天好棒呀，还可以看到这么美的花园。”

盒子准备送给他，里面装满了深褐色的香丸。她取出两颗，放入自己带来的陶土香炉里，底下点起了短烛，就在他们面前悠悠地熏烧起来。

空气中慢慢飘出了气味，两兄妹吃惊的眼神变得有些迷惘。

她再拿出几个小巧的瓷罐说：“我现在很少看书了，都在玩这些小东西，要不要我来示范？想要什么心情就做出什么味道，这里面没有哲学。”

妹妹拍手叫好，做哥哥的凑近了下巴。她开始在白色骨瓷里倒进了白檀、沉香与甘松之类的香材粉末，掺入几许麝香，然后在小汤匙的搅拌中淋上蜂蜜，等到浓稠可握，像擀面条似的切出块状，一个个分给他们，跟着她揉在手心，终于慢慢揉出了一颗颗小汤圆的饱满。

眼前这神经的克格勃总算活过来了，他把掌心贴在鼻下闻了又闻，突然漾出孩子般的笑颜，把他手上的残泥全都抹在妹妹的额头上。

最后一道，每个香丸轻沾一抹金箔，便恍如忽然睁开了迷人的眼睛。

空气中的香味开始缓缓地变幻着，整个屋子静默下来了。

几年来，数不清的夜晚，她就是逼着自己这样静默着。尤其进入了花艺茶道，沉淀下来的恰恰就是现在她想要传达的心灵。



她觉得今天或许有些唐突了，就像那天他一出手就是黑格尔那般。然而比起哲学的旷远无边，如今她宁选一炉馨香近在眼前，自己闻到了，周遭的人也感受了，简单地活着也很好呀，小小的温暖有时也会跟着好心情燃烧起来。

至于长相那就别说吧，既然住在美的隔壁，到底还要丑到哪里？